

奇案丛谈

札記小說

奇案錄談

上海會文堂書局發行

繪圖

奇

案

叢

譚

毋

豕



中華民國四年五月印刷  
中華民國四年六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年三月十二版

版權所有

(奇案叢譯二冊)

定價大洋三角

編輯者 杭 縣 王 蕪

印刷者 上海會文堂書局

發行者 上海會文堂書局

分發行所 會文堂書局

漢口黃陂街  
廣東雙門底  
北京楊梅竹斜街  
奉天鼓樓北  
武昌察院坡

總發行所上海 會文堂書局

河南路  
拋球場

敘

古人有言。畫地為獄。議不入。削木為吏。議不對。深惡夫刑獄之苛濫也。歷代以來。如漢之于公。宋之包老。能有幾人。地方長官。深居簡出。不聞采風問俗。留心民隱。即無貪贓納賄諸弊。而已糊塗顛預。漠視人民。迨坐堂聽訟。未經詳訊。先加呵叱。有情者亦不得盡其辭。稍一違抗。鞭笞隨之。三木之下。何求不得。無辜良民。冤斃於犴獄中者。益不知凡幾矣。乃者司法獨立。改良監獄。停止刑訊。於訟獄一端。似得矜恤之道。較諸前代黑暗。固不相同。然訟案百變。真偽難辨。檢察者不無偶誤。審判者未必盡情。必謂海內無冤民。吾尚不敢驟信也。武林王君蘭仲。蒐輯近百年來諸奇案。或采拾稗史。或紀述舊聞。雖不過數十則。而其間昭晰剖斷諸情狀。往往出人意。外。益信聽訟者。斷不能模糊從事。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良有司其固宜倍加審慎乎。閱竟綴數語。以弁卷首。民國四年五月海上寓公識



奇案叢談目錄

卷一

得藏失藏

菩薩受冤

鬼告狀

張汶祥案

孝婦雪冤

碧桃案

玉馬出棺

槌擊

卷二

巧姻緣

母子同斃

浪蕩兒

道亦有盜

金鐘罩

棄好尋仇

人頭走路

生死奇冤

五花判

龍圖再世

一擊不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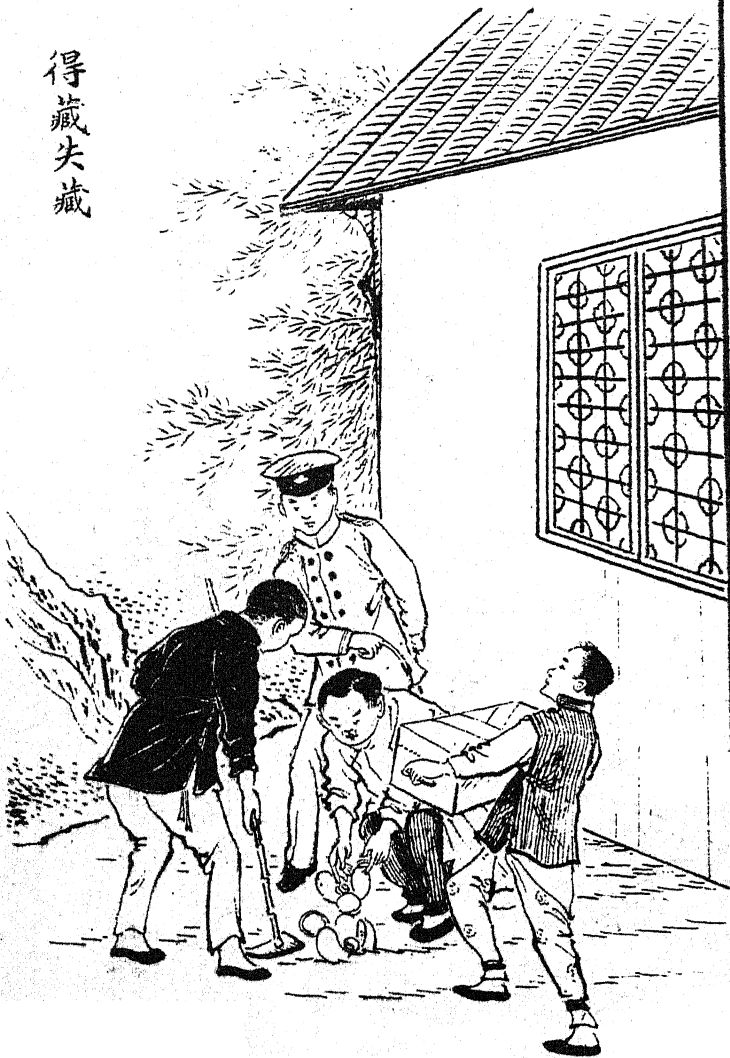
查烟得屍

楊乃武案



得藏失藏

圖



會天堂印行

菩薩受寃



鬼告狀



子  
卷  
後  
先

圖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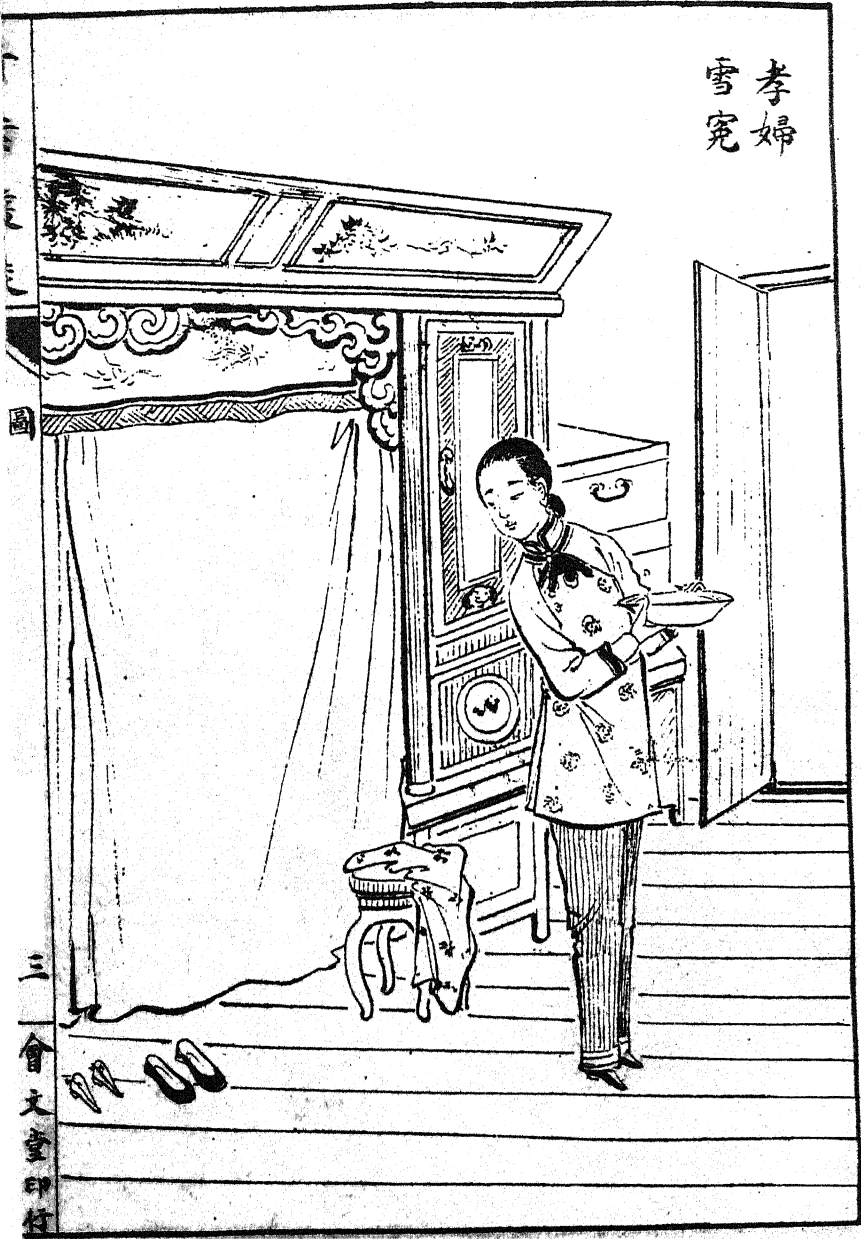
會  
文  
堂  
印  
行

張汶祥案

卷之五



孝婦  
雪寃



圖

三  
會  
文  
堂  
印  
行

案  
桃  
碧



玉馬  
出棺



棍擊





奇案叢談卷一

得藏失藏

革命軍起。住城閩擁厚資者。紛紛携鈔票金珠。逃上海。惟鄉間之殷實戶。最困苦。時安樂鄉有馬姓者。節儉務實業。歲歲生利。故祖父以來之儲蓄。尚封存不動也。屋堅固而碩大。向所守財。惟老姑一人掌管之。老姑早寡。故安居母家。為人勤苦有耐心。家人咸倚之。馬氏之財。舍老姑外。儲藏之處不甚悉。而亦不知其多少也。革命事起。幸家人早預備。至時。悉携重物紛紛逃。懼在鄉被盜劫也。姑以料理諸務去。獨後去時。加鍵於各戶。詎諸人出門不百里。即被盜搶。所有物亡失殆盡矣。所謂盜者。咸某隊之官兵。快鎗刺刀耀人目。故無敢與較者。自此流離數月。狼狽不堪。急急轉里門。幸故居無恙。因失鑰。撬而入。家人聚處。勿得食。則日貨器具以資斗升。時大難初平。經濟恐慌。達極點。各物均難得善值。夜半之器具什物。照原價四之一。或五之一。至珍異玩好之物。則十之

一或二十而一。凡天然之凡。自鳴之鐘。向值百十元者。幾竟無人顧問。家中人坐食無善法。數月後空所有矣。不得已。公議售屋宇。詢之大家。無顧問者。詎有從前船戶。謂在革命時得意外財。頗不貲。願購是屋。其人名四眼狗。是鄉凡。搖櫓者。悉稱之曰某狗某狗。謂立艙尾。搖櫓。有似縮狗尾也。馬姓家人於是賃屋居。難後。姑因存問。彼家弱息。來時道途間。隔至獨後。既悉售屋事。則頓足悔恨曰。誤矣。誤矣。衆問故。謂是中窖藏。尚不少。有新掩者。有永久不動者。向因家人盡去。我拚擋餘物。未及行。樓下得銀包。無能攜帶。適舟子四眼狗至。來候我下船。我欲埋後園中。即相煩動手。彼之購屋。誠為併吞之計。而且彼得此屋。必將處處掘之。非但新者盡失。舊者必不保。且奈之何。於是家人僉議。且呈軍政分府。云。歟。得歸。願以所有之半助餉。軍政府亦無計。然彼處軍政府。非名正言順之師。不過東樹一幟。西立一旗。為割據稱雄。魚肉鄉民而設者也。狀之入也。為收發委員。見而藏。徐之。使召馬姓入。屬多人揚言滿清兵。

將大至。使船戶聞。如是。彼必原贖。不動。盡室偕行矣。馬氏善其言。如計而行。船戶果遷徙。惟門之鍵鎖者。益加密。收發員密令憲兵擒馬氏。斬首。轅門。謂其造謠生事。搖惑軍心也。三日後。渠之厦屋。收發委員遷入。為公館矣。

於是連夜召護勇入門內。東西羅掘。不動。尊之纍纍者。可數萬。分裝板箱中。標以軍政府名。若千口徑快鎗也。無烟火藥也。新式炸彈也。人見之者。無敢稍觸動。有衛兵一人。狡猾而多謀。老母死。勿許請假。求撫恤。又不可。請支薪餉。又不許。益收發委員。至是得兼庶務。權勢甚大也。

當時掘藏之人。委員悉遣之往遠方。或殺之以滅口。惟此衛隊較強硬。有所挾持。不受指揮。委員亦深恨之。正擬借他事以斬其人。不謂彼竟先發制人。造假證。拋其室內。告密於軍府。謂彼受宗社黨運動。將秘密圖不軌。當事者信之。即派兵搜家中。得軍火十餘箱。於是彼之罪名定。

彼在營中有勢力。且起事時甚有功。諒罪不至死。故不肯明言箱中非軍火。而孰知黎明之時。即槍斃於砲台之下。

軍府以炸彈多危險。不願遷移。仍置室內。加封条其上。由是知其事者。僅馬氏子孫矣。馬氏子孫亦不詳。不過知藏項在內。尚未運出耳。馬氏子孫。於是投身軍府。輾轉謀得軍需職。賄通守者。將藏銀陸續起出。仍埋之地下。後軍需長官點查軍火。至是間。箱箱皆空。則監守自盜。罪實難辭。將判決彼之死罪。後經同營相懇。定為十年監禁之罪。助軍餉三千得釋出。當局之人。固不識此中奧妙也。

後來馬氏子具呈軍府。懇求撥還產業。軍府允與讓出。此殆馬氏入軍界。故有此大魄力。及船戶歸來。以既賣之產。豈可復佔。具控軍府。然馬氏子有奧援。斥船戶所控者為民事。置不理。然彼時軍民兼理。並無專門。民政衙門。處理民事者。馬氏子急切運物出室。置之妥善之所。及船戶費盡心機。使盡金錢。適值北京政府有歸完民產之令。乃得產歸買。

主。詎遷入以後。遍掘各處。幾幾房屋翻身。並無一毫金銀。船戶購產之時。尚是稱貸羅掘而來。雖避難之時。得以取出少許。然費用已罄。得不償失。船戶非能居大屋者。仍以賤值售與馬姓。綜計馬氏之藏。仍為馬氏所得。然以爭奪權利之故。殺人已屬不少。金錢之為禍酷矣哉。

是屋以死者多。怨氣重。雖在白晝。往往見鬼。而園中瓦片。時時無故翻轉。蓋鬼尚無知。以為藏在是間也。

### 菩薩受冤

湖郡某鎮。向多淫祠。如某相公。某老爺。某大帝之類。棋布星羅。不勝樓指數也。歲時奉鷄豚。神生日。必演劇。大都在九十月後。以農工畢。歛錢易也。

有某相公廟者。神面白如書生。素著靈異。然能為人福。亦能為人禍。往往棚中猪羊。無端瘟死。其皮現黑印。若掌大。或育蠶家。吝錢勿祀神。則筐中蠶。悉現殭狀。而斃。不可救藥。或婦女夢與神交。久之腹大有娠。及

產則僅下泥水數斗。禱病者。攝爐中香灰吞之。謂百病可愈也。

神像披青衫。戴唐巾。左手執紙扇。右手執書。本粉底烏靴。邪僻可怖。婦女有心願者。如婚姻密約。輒禱神。每禱必有酬。故香袋扇囊等。繫神身纍纍殆滿。神受香烟久。面薰黑作油光。殊不雅觀。而少年婦女。臨死嘗胡言被選為神妾。言者鑿鑿。雖父母哀禱。卒難挽救。實則彼輩迷信太深。臨終之際。不覺胡言。蓋貧民惡俗。以生女得為人妾為榮。而能為神妾。則更榮幸耳。

鎮有梅紳者。宦裔也。有女翠姑。知書善繡。詩畫吹彈無勿能。忽一夕失所在。喧擾數日。無下落。甚至張貼訪格。有能訪得者。重金非所惜。然迄無迹兆也。

忽傳某相公廟之神座下。發見繡履雙鈎。羅巾一幅。察之翠姑物也。以是遐邇詳傳。神奪民女。凡有女之家。護之唯謹。禁勿令出外。而梅紳僅此掌珠。不覺忿填胸臆。計無復之。具稟於縣。

具稟職員梅某

為神奪人女。濫逞淫威。叩請迅賜究追。以全骨肉。而懲強暴事。竊維變理陰陽。幽明既判。然異路維持教化。男女自有防閑。聰明正直之謂神。閑邪存誠之謂道。既以崇德報功。受一方之血食。自應救災捍患。圖兆姓之安寧。吾邑淫祠林立。不在祀典。而某相公祠神。素著荒淫。出為人患。如瘟人牲畜。損人蠶桑。藉以索詐酒食。而青年婦女之染邪病者。臨終輒言為該神所愛。娶充後房。穢德彰聞。令人髮指。持猶恫嚇愚民。潛施詭計。事實有無。要難實指。今某有愛女翠姑。膝下承歡。藉娛晚景。及笄之年。深閨待字。所以不即遣嫁者。以不忍遽離膝下耳。乃於月之某夕。遽爾失踪。遍尋不獲。某女素嫻詩禮。必無柔濮之行。正在懷疑。俄聞報告。謂於某相公座下。發現繡履羅巾。家人往觀。確為女物。神既屢為人禍。今復明目張膽。豪奪某女。此端一開。人民無安居之日。而治下有此邪

神何以整飭紀綱。修明教化。某病女情切。迫不得已。伏求

大公祖勿憚淫威。拘神問罪。追還某女。俾得骨肉重圓。雖荆山片玉。其璞當已不完。而合浦明珠。愛惜無珠往日。云云。

邑令閱稟後。見其詞甚懇切。惟事涉鬼神。荒誕無稽。姑行批准飭差。加練神頭。揚言提神到案嚴訊。此亦該令之權變作用也。批曰。

據稟已悉。以膝下愛女。遽遭豪奪。人且不可。而况神乎。某相公何神。不在祀典。則為淫祠邪鬼也。可知。已飭提該神到案。秘密嚴訊。并即咨行城隍神。查問爾女下落。祇候給領可也。

批示一出。見者譁然。而練繫神頭一事。愚民無知。尤不知所措。且謂神之威靈素著。該紳與邑令此舉。必獲神罰。且慮禍及一方。至有具牲禮拜禱。叩響頭無算者。及第三日破曉。又有人供奠牲酒而禱者。忽神座下公差驟出。以繫神之練。還繫其人。入署一鞫。而翠姑出現矣。

先是梅之比鄰。有王氏子名六奇者。貌白皙而善於修飾。矚翠姑美。百



計挑之。竟與苟合。密約幽期。非一次矣。久之。女微覺有娠。慮事敗。不了計。惟私奔王氏。庶可長為夫婦。第恐無以塞眾口。而絕乃父之望。乃潛遺巾履於神座。託詞為神占娶。為嫁禍計。不圖父訟。而令竟繫神。然二人亦夙憚神靈。慮其降罰。故於破曉時。具牲禮往禱。乞神下鑒。痴情。冀得寬假。初不料公差之狙伏竊聽。以破其奸謀也。

### 鬼告狀

龍游縣署者。為洪楊以前之古屋。邃深而博大。川堂後面。有極大之院落一座。雖有小橋山石之勝。至今已頽廢不堪矣。東有小軒。有廂房。西有花廳。旁有亭子。亭子旁又有小軒數間。東西相對處。有短垣。繚之。有門可通。西廂二楹。為刑幕房。東廂四楹。為錢穀室。時夜已逾午。東廂中算盤的搭聲。如飄急雨。如點鼓板。西廂內坐刑席。就燈下閱案牘。窗外黑雲中寒月窺人。時隱時見。天高氣寒。山石間細竹。微風吹之。戢戢作響。

刑幕喃喃讀案卷。且讀且批。批竟而擲筆鏘然。云如此倒便宜了他。徐起捧水烟袋。拔壁上紙吹。就洋燈點之。復坐視閱案卷。漫聲呼僕曰。來。蓋將命之熟點心也。聞窗口窸窣聲。以為僕至。舉目視。則一無項浴血之人。挺然立。幕大駭。不覺戰栗倒地上。久而不省人事。適錢穀某君。因公畢來過談。入室呼刑幕不應。審為倒地。扶之起。問所以。刑幕具道見鬼事。二人在房內大聲呼僕。僕不應。出外視之。僕方曲肱案上。睡興正酣足也。

控案者。為西門外剃髮匠宋寶林。寶林有弟曰寶成。年僅十四五。膚潔白而貌姣好。短髮髻。披腦後。烟行媚視。縐紗之袴。短梁之鞋。迷離撲索。見者幾幾不辨雌雄。暇則坐店中拉胡琴。富家子行獵婦。見而心識其人。召之來剃頭。久而漸熟。月給數緡。俾居家中。使旦旦為主人理髮。富家子名金玉聲。父當日為道員。父死後。餘貲不及萬。而富家子頗風雅。好結客。於書畫棋彈歌曲。無勿能。又風流好色。內嬖如夫人者。二婢。

女僕婦不與焉。玉聲之優遇寶成。豈僅僅為理髮哉。家中人固預知之。而寶成出諸草茅之間。登諸衽席之上。與豪奴優僕輩比肩立。固所謂夢想不到者。他人於此。必宜存一感激圖報之心矣。而寶成身受重恩。如無其事。玉聲時時以理髮為由。召之入室而挑之。寶成執不肯。寶成力大。尤非玉聲敵。玉聲正恨擬重懲。轉瞬間失所在。使人偵之。已歸西門剃髮店矣。寶成之兄。見寶成歸。以失暇飯所。甚懟寶成。且因得罪富室。懼招禍。力勸寶成歸去謝罪。寶成悉不理。次日之上午。即有二僕自富家來入剃肆門。云主人愛彼手段。仍欲召之往。且每月加給薪工二緡。寶成以迫於兄命。無奈何。仍入富室。同輩中有譏其名貴者。寶成慚作而已。而富家子反不肆輕薄。恩義有加。一月中賞賜衣服甚多。寶成安之。久之。玉聲復肆故技。先之以重幣。繼之以甘言。云願得諧。當賜美婢。如意為彼婦。如意者年已十七。面白而微麻。然頗輕倩。動人憐。對於僕輩。雖不苟言笑。而遇寶成則頗露青眼。示許可意。一顰一笑。故故掩

言 著 書 言  
人時出微資。央寶成向外間購針線之屬。彼之意固不在此也。特寶成視如意者。上界仙姬。未敢稍存非分想。今主人竟慨然允許。為彼婦不覺叩頭謝賞。賜主人乘勢扶掖。而好事自此成矣。

寶成以所至不願者。易至願。故寘蒙垢受辱。忍痛含羞。艱難困苦。曲折委宛。以達此最後之目的。然而重創之下。呻吟幾不起。足迹不出內室。者可數目。而玉聲以奢願克償。如大旱之得雲霓。故尤盡力追歡。幾於貪得無厭。自此同輩見寶成。有嘲者。有賀者。更有向之索酒食者。謂主人愛爾厚。數日中得賞若干。非請我等十席酒。斷不可。寶成醜醜之下。徐以得婦對。於是同輩之中。有驚訝者。有羨慕者。有妬忌者。而座中某小二。爺謂決無是事。謂兄弟當時亦曾受彼甘言。而畫餅不可以充飢。望梅不可以止渴。則何如。且得衣飾之為愈乎。寶成將信將疑。置勿與辯。乘間訴心事於如意。如意聞言。背首含羞。吃吃笑而入。二人相愛更深切矣。

忽忽數月。玉聲絕口。不道賜婢事。而探之。主人行逕。亦間從如意宿。遞茶裝烟。且一刻不能少如意。寶成心甚恨之。所以不即決裂者。以主人有州判在身。謂得缺之後。將昇寶成優缺也。寶成年漸長。權利思想。亦漸發達。以為既有阿嬌。不可無金屋之貯。是以彼盼主人得缺。較主人尤為在意。特主人以荒淫之身。豈尚有進取之志。為門楣光艾。殺妻豬醜聲四達矣。主人一日共寶成戲。如意送茶入。立案側。久視吃吃笑不止。寶成既覺。掩面無地容。主人忽發雅興。推寶成而撲如意。如意疾奔方免脫。主人復奔寶成。寶成憤氣填胸。推主人顛頓數丈外。自此負氣忽入內。晚過如意。如意以兩手羞其面。復自羞兩股。以辱之。寶成慚恨。卧床哭。搗枕罵主人。即有好事者。以狀白主人。主人亦盛怒。詈寶成。免忘恩義。弁云。我今故故吞如意。勿與看。彼有何方法。寶成亦聞言對詈。實則寶成強硬。主人久厭惡之也。寶成伏枕哭。三日不食。如意悔先時戲侮之甚。所以慰藉寶成者。無勿至。而寶成詞氣間多酸意。如意指

日自誓云實出無奈非彼素願寶成不信云身辱願虛行覓死出此苦惱世界否則緇衣黃冠遁迹空門不復預聞世事願爾善事主人勿假惺惺裝狐媚子也

然如意因心乎寶成者不謂因戲言大傷寶成心百計勸慰都無效如意哭寶成亦哭如意問寶成祿圖長久計享自由福計將安出寶成謂莫若兩兩宵夜遁計既定則席捲細軟星夜行時王聲因往中表處慶壽辰粟碌可數日家人隨者衆比回家則二人之去已多日矣

王聲心愛者惟此一雌一雄今皆亡去如何不恨王聲非惟朋友多而下流黨與亦多傾心者以用錢散漫也門下食客有獨眼龍者江湖作惡有能名黨徒亦衆荐刺客重慶流氓於主人使要寶成而殺之許事成賞五十金先發二十金為旅費於是寶成為溝中瘠矣

初寶成共如意行一路冒稱夫婦至疑者衆都議為拐逃者以是二人往往先後行在途不敢同榻將取道杭州依親戚為小貿易行抵富

陽境如意落後僅呈許。而寶成已被盜斫首去。血汙狼籍。慘不忍觀。如意哭之慟。出資棺殮。託入荒菴。為清修尼。二人之出也。皆變姓名籍貫。故無能指定為大家婢僕者。

一日公差數人。突入寶林室。繫寶林去。寶林茫然。後悉富家子控寶成。搦帶如意。押寶林交人釋罪也。寶林肆中。僅老母殘年風燭。龍鍾達七十餘齡。耳聾眼花。無能支持店務。則賤值轉頂他人。質言之。寶林之家。毀矣。寶林入獄後。惶遽無所為計。而每夜之中。必夢其沐血來訴冤。語明晰不可辨。轉瞬間已落其首。寶林駭懼。往往自夢中驚醒。醒後冷汗涔涔滿床褥也。

寶林賄獄卒。購香楮。臨睡祈禱。屬弟切實現夢。可報爾仇。即夕。又夢弟來。謂殺我者。主人金玉聲也。主人賄盜來殺我。瀕死時。盜謂我是乃主人命。盜不遇執行之一人。且主人黨羽多。既起意。遲早終一死。惟須切記。寬各有頭。債各有主。將來陰司索命。勿寬彼身云云。及今頭在省城。

某寺神座下可取以為証也。而寶成之母亦於是夕得同一之夢兆。然而愚民無知。不知伸寃之法。亦姑聽之。幸令憫寶林無辜。久繫屬令覓保出獄。限日交人焉。

寶林既出獄。適為城內汪家剃頭。談及此事。汪亦幕客之家居者。允代具狀入告。而寶林辭以無錢出狀費。汪笑謂無須。然使人探之佛座。則頭已無存。姑述鬼語。具狀入。明知無益。探之而已。

控為買盜殺人。寃沈海底。叩請逮案懲凶。以警為富不仁事。竊民有。有弟曰寶成。年幼無知。誤被為富不仁之金玉聲誘之。失身死者不從。允事請之後。以美婢如意相配。寶成不知就裡。誤中奸計。金玉聲既而返悔。食言自肥。後來寶成因與主人爭執。主人擬予痛懲。寶成懼而潛逃。而玉聲妄謂寶成拐婢而去。將民逮捕押追。民每夜在監。夢寶成沐血訴寃。謂被主人買盜殺害。棄屍荒野。身首異處。切求民代伸訴。民母亦在夜間同一得夢。伏思情實相符。事非無據。為此叩



請

大老爺立出簽差。逮凶玉聲到案。問以買盜殺人之罪。庶幾沈寃昭雪。元惡無漏網之虞。首從嚴懲。閭里得安居之慶矣。項德上呈。

狀詞既入。因得第一次批示如下。

呈悉。爾弟前因拐帶玉聲侍婢如意。並捲去細軟。正因緝獲無蹤。將爾押追。因爾來呈泣訴。謂家有老母奉養無人。本縣姑念爾弟犯罪。與爾尚無相干。是以暫准釋出營業。限日交人。遲遲又久。迄無音訊。忽又砌詞。寃誣金紳玉聲。試思玉聲相待爾弟。可云不薄。乃既拐如意。又捲細軟。爾因押追。深恐波及。故為先發制人之計。寃誣金紳殺人。如鬼域之含沙射影。試思殺人為何如事。豈可無憑無據。託之荒唐。夢言。寃誣正紳。如爾大胆妄為。實所罕見。並且縱使爾弟被盜所殺。特殺之何方。幫凶何人。事在何年何月。呈中概未申叙。而又將如意同逃一節隱去。似此無頭無緒。一紙空言。豈得成為事實。就令金紳

憤恨爾弟。然既可遣盜殺人。亦何不可遣人追獲。取回原贓。逮彼男女。治以正當拐帶之死罪乎。此必爾之設詞。架砌毫無疑義。本擬逮爾重辦。坐爾反噬之罪。姑且恕爾愚昧無知。爾之心思。當不若是刁狡。不知是何訟棍。為爾捉筆。造謠生事。本縣將訪實此人。從重治罪。為舞文弄法者警。切切特斥。

寶林呈既被斥。畏罪不敢再控。且狀詞潤筆。雖可要免。而每進一呈。門稿二爺。不無點綴。籌措非易。後來汪幕仗義。謂爾可勿慮。一切事有我出力。到案時。爾再出面可也。越日。縣令復逮寶林去。免使在外滋事。縣令之所以為此出力者。以與玉聲誼屬世交也。官官相護。信有之矣。而汪幕復刺取玉聲隱事。越二日。更以狀詞進。

呈為痛弟身死。急切呈詞。凶殘務究。沈寃務雪。不避斧鉞。乞申公道。事。竊民弟寶成。前在富陽縣境。慘遭惡紳王聲。買盜殺死。民弟屢次現夢。方謂妖夢無憑。置而不理。乃前往調查。確有被盜殺死之人。拋棺

該地詢之地甲。屍首無存。前據民弟現夢云。彼之首級。藏在城內某廟佛座之下。所以不即往取者。以身被拘繫耳。迨既出外查看。則首已無存。血迹尚在。民弟靈魂。昭然不滅。民亦謂王聲既可殺弟。何不並拘淫奔之人。從官發落。推彼急欲滅口之意。以彼家中。姊姘縫工。母隨優人。穢迹實多。恐被張揚也。而且奸拐之案。罪不至死。而王聲恨弟。竟至切骨。至於幫凶盜犯。據弟夢告。渾名重慶流。抵左手背。上一黑記。惟其人家住何處。頗屬漂流不定。竇成夢中。授民桂圓一枚。即說到了。到了。言訖而醒。伏思竇成有靈。常顯夢兆。倘不為彼切實伸冤。何以安彼冤魂。為此一再上瀆。伏望

大老爺明白察訪。秉公核斷。除惡務盡。勿使元凶逍遙法外。頂德上呈。不勝迫切待命之至。

老刑幕既勘案卷。並受縣官暗示。即將來呈批斥。

爾前具呈。來控弟冤。本縣以事涉情快。曾經將爾來呈。痛加批斥。因

天下斷無但憑夢兆。可以告狀之理。倘竟將爾准訴。則此端一開。必致流弊無窮。尚復成何政體。凡有與人交惡之事。皆可託之夢兆。誣陷好人。必至栽贓設計。無所不為。社會尚有安寧之日耶。察閱二次來呈。所云重慶流氓。其人既無姓名。又無住址。仍是虛無縹緲之詞。桂圖一枚。到了到了。爾既不解。竟將荒唐夢話。牽入呈內。殆欲本官為爾詳夢耶。爾如此糊塗不清。非神經有病。即是亂夢顛倒。乃欲妄瀆公庭。寃及好人。試問本官可憑一紙文書。將該紳治罪耶。世傳包公審案。皆鬼神恠恍之事。大都後人附會。本縣居官十載。理案千百餘起。從無遇鬼之事。本官但憑証據事實。人情國法。斟酌定讞。本官今日正告於爾。且回家靜心樂業。爾弟現正派人緝捕。有罪無罪。有寃無寃。屈時自能明白。勿在本官面前。顛顛倒倒。亂說夢話也。總之爾弟失蹤。爾或悲傷。亦自有之。豈知彼與逃婢如意。現且雙飛雙宿。樂不思蜀乎。爾反為彼耽憂。亦太不解事矣。呵呵。

誰知此批既竟。老刑幕即見鬼倒地。頃刻之間。傳遍衙內。縣官於是不能無所懷疑矣。先是縣官對於此事。具有數種見解。其一殺人越貨之事。出在他境。可以無煩過問。何必多此一舉。其二控案者。為無力之人。而被控者。反在紳士。從來縣官辦事。以息事甯人為務。而得罪巨室。尤所引為切戒。若其伸此絀彼。雖能審理明白。固可無愧清官。然與其得罪巨室。而為清官。無寧冤抑百姓。而為糊塗牧令之為得計也。其三鬼神無憑。妖夢尤妄。而冤魂託夢。出之原告之口。尤為無足深信。其四救生不救死。為斷案唯一秘訣。况以堂堂紳士。欲令抵罪小民。尤為萬無其事。而况寶成拐帶人口。先有不是之處乎。刑幕尤與縣令同一見解。是以屢次控告。屢次不准也。據旁人議論。以為生而愚昧之人。鬼亦不靈。誠欲伸理冤枉。何不託夢官吏。較為直截了當乎。並且玉聲買盜殺人。夢中並無何等確實証據。見示其不足取以定罪也。彰彰明甚。幸而冤鬼有靈。居然現形。刑幕之前。雖縣官聞之。猶以為妄。而刑幕年既衰。

邁復受震恐。差幸震中稍有積蓄。不致及身凍餒。不願多留造孽錢。以貽子孫。即於次日。束裝辭職。飄然歸去。於是案懸不結矣。

老刑幕者。浙江之紹興人。因回家。道出富春。江行阻風。即遨遊其地。訪尋勝境。憩足東郭外荒菴中。無意中得見如意。如意者。面有白麻。老刑幕曾從富家飲。故認識之也。就問所以。知寶成確遇盜。而亦現夢如意。與寶林之言符也。並謂寶成每夜入夢。昨謂刑幕今日當至。是問。是以待之。並云。就而訴冤。必可濟事。刑幕大駭異。退而將此事投函縣令。屬勿漠視人命。謂寶成之鬼靈也。

縣令以種種警耗。相逼而至。意頗煩悶。在理。邑有冤獄。縣令分宜力為伸理。然王聲雖少聲勢。而王聲之叔。尚在京據要津。非可得罪者。故令曰。惟假作糊塗。為苟全祿位之計。至是奮然曰。吾懼厲鬼之不我恕。拚去官。無令失性命也。刑幕既去。代者未來。則入簽押房。親檢案牘。並默祝冤鬼示兆。俾案易破。乃潛易服出公署後門。閒行街市。冀有所得。日

將落行至狹巷。有二人搏於地。一伏地。一踞身其上。揮拳毆之。詢為索欠事。而揮拳之人。手上彷彿有青記。恍然有悟。命從人帶至署內。視彼毆者。渺一目。識者謂二人咸地痞。非安分者。曰趙百林。曰李阿虎。官憶控案中。重慶流氓。手有青記。諒必其人。惟獨眼之人。亦必與案有關。念案中桂圓一枚。到了到了。因悟桂圓者龍眼也。一枚者獨也。到了者倒了也。桂圓一枚。倒猜之。非獨眼龍乎。詢之二人。果一名重慶流氓。一名獨眼龍也。於是升大堂。嚴訊果為殺人凶犯。以獨眼賴重慶流氓殺人。手工三十金。是以毆之。富家子大恐懼。重賄二人。允撫恤彼之家屬。屬詞勿牽連。而又重賄縣官。縣官即以盜竇成定罪。判重慶流氓擬正抵。獨眼龍亦假他事誅戮之。然而玉聲之家毀矣。

### 張汶祥案

前清時。張汶祥刺馬新貽一案。當時問官含糊了事。以故事後異論益起。大抵皆謂馬新貽。漁色負友。張係為友復仇。近且以其事演成新劇。

幾乎鉄案不可移矣。然以予所聞。則有大異者。

張初在髮逆軍中。為李侍賢裨將。金陵既下。侍賢南竄閩廣。數為官軍所敗。汶祥知其必亡。陰懷反正之志。會有山東人徐姓者。仕為武職。被賊掠去。適與汶祥同營。二人深相結納。謀同逃。誓富貴無相忘。未幾竟得脫。時馬已官浙撫矣。

徐與馬同鄉。故相識。遂留其幕下。為材官。而張則展轉至甯波。閑小押當自給。一日。張至杭訪徐。徐留與飲。酒酣耳熱。徐忽然曰。竊鈎者誅。竊國者侯。古人信不吾欺。以堂堂節帥之尊。而竟甘心嚮外。曾無人發其覆者。吾儕小人。不幸被虜。伺便自脫。官府猶以賊黨疑之。或竟求生得死。天下不公之事。孰有甚於是者。張異其言。固詢之。徐乃曰。旬月前。撫帥得一無名書。發視之。則係新疆回部某叛王之偽詔也。

畧云。現大兵已定新疆。不日入關東下。所有江浙一帶。征討事宜。委卿便宜料理云云。馬固回回種人。得書即為手疏以報。略言大兵果定中



原。則東西數省。悉臣一人之責。

張聞言大憤。拍案叫曰。此等逆賊。吾必手及之。以洩公憤。已而馬下令。禁止私開押當。盤利害民。而張店遂被封。益落魄無侶。殺馬之志益決。未幾馬擢任江督。張適以事詣金陵。遂謀行刺。是日馬未曉。已出閱操。歸暑時。甫黎明。張潛伏箭道門側以俟。

會有一山東人。漂泊白下。求馬資助者。輿甫入門。其人即攔輿遮稟。馬探首身出接之。張粗出進及。及從臂下入。向上復力絞向下。迨及抽出。已捲作螺旋形矣。其用力之猛如此。或曰。久鍊之藥及也。馬既飲。及即大呼。謂左右曰。扎着了。南人不明非語。誤扎為我。故疑二人本相識。因有復仇之說也。

馬死時。家有兩妾。皆四十許。蓋從馬已廿餘年矣。張既被獲。羣擁入署。兩司集訊之。張據地跌坐。役抑之跪。卒不肯。但問上坐者為何官。曰。藩臬兩大人也。

張叱曰。兩司那配問我。可請將軍來。我始直供耳。有頃。將軍至。訊其何以行刺。則曰。請先飭制台家屬。一律出署。再遣兵役圍其內宅。我方肯說。將軍以語不倫。斥之。則曰。然則吾終不肯言矣。窮詰之。畏以嚴刑。終不吐一語。不得已。乃屏左右。誘使吐實。始以徐語告。且曰。公如不信。請遣人往搜其秘篋。苟不得回。王偽詔。吾甘伏反坐。

問官聞此。咸大惶惑。不敢興大獄。故託言瘋漢。矯為獄詞。而亟磔張於市。實則終無確供也。

異史氏曰。張汶祥一案。議論紛紛。莫衷一是。賢似某公。以與馬有師生之誼。猶託詞因果之說。以掩之。見庸聞齋筆記。其他可知矣。惟莫子偲先生之弟某。是時適守江甯。故能悉其內容云。

聞馬既歿。或以大帥未死。給張。汶祥笑曰。吾及以毒藥煨煉。見血即斃。况入骨耶。其蓄意殺馬。蓋非一日矣。馬長子某。恨張刺骨。俟歿。磔取其心。肝祭父。并訪獲汶祥子。欲宮之。洩憤。賴曾文正力阻。縱之。

孝婦雪冤

富陽朱某。以名孝廉出宰江西德化。時有控媳斃其姑者。姑余氏。系出  
小家。夫子俱歿。惟寡媳邵氏仝居。邵本土人女。靜淑知書。勤於操作。事  
姑甚孝。而姑之遇媳。往往疾言厲色。遇事絕不寬假。且喜瑣碎責人。為  
之媳者。大有左右做人難之苦。此殆舊家庭惡俗使然。無足怪者。是故  
年來家庭革命之邪說。如狂瀾既倒。一發而不可復障也。

特姑雖時以橫逆相加。媳則仍不改和顏悅色之狀。姑起甚遲。又不得  
驚之使醒。邵每晨約在一定時間。以面湯點心等物。置姑臥室。習以為  
常。非一日矣。某日之晨。邵洒掃晨炊既畢。仍持各物入房中。見床帳双  
垂。姑猶未起。忽床下見姑履之旁。更有男子履一双。並置其間。媳驟觀。  
驚愧不已。急持物。攝足退出。擬下樓矣。繼思為時已宴。姑將起身。設缺  
供應。必受罵詈。而置物房內。又起其疑。不如置此二物於房外几上。偽  
為不見男履也者。則兩全矣。

慮既周妥。即如法布置。下樓操作他事。時逾十鐘。正思洗手為姑梳髻。乃樓上尚無聲息。疑有事開罪於姑。故堅卧不起耳。午炊垂熟。不能再待。登樓喚之。則已自縊於床欄矣。

狂呼鄰里。入解其纆。則已氣絕體冰。無可救藥。姑有弟阿坤。向為肉店夥。刁狡漁色。欺婦孤弱。無人時。曾以游詞挑邵。邵拒而哭訴於姑。故阿坤甚銜婦。見姊死。以為洩憤之機會至矣。漫謂其姊之死。係為婦所勒斃。呈控於縣。蓋姑惡之聲。夙播鄰里。受者誠覺難堪。旁人亦不免以此事疑邵也。

逮案之際。阿坤慷慨呈詞。謂邵氏貌為端靜。實則陰險異常。姊性激烈。禦之未免太嚴。是以下此毒手。務求賢父母伸冤。詰邵則俯首流涕。絕不伸辯一言。訊以何意斃姑。則供姑性暴厲。虐使難堪。故趁其酣睡。勒之。偽以自縊欺人。此係我一人動手。實無同謀者。自知罪在不赦。願求速死。云云。蓋此說最為圓滿近情。傍聽人亦皆信之。且鄰人中。有油行

主姚某者。助坤甚力。並舉此婦平日種種惡毒情形以實之。朱公以邵既招認逆倫之罪。無可解免。行將定案矣。繼察邵之幽嫻貞靜。決非能殺人者。而平日事姑尚孝一語。除阿坤姚某外。因為鄰家所交推。而屢次堂訊。邵供日各不符。察其容顏慘怛。似有難言之隱者。因奮然曰。事有可疑。吾豈可枉入人罪耶。取詳文碎之。思所以偵探之法。

久之始得一售點心之婦。與邵氏素所諳熟者。時因錢債細故。被控押官。朱令密授獄卒計。私謂婦曰。邵將定案。死期近矣。吾憐其別無親屬。僅有汝與之。莫逆亦欲一面否。婦聞果懇其領入一叙。令即於窗外聽之。

二人相見互泣。具述押監之由。邵慰婦曰。爾因錢債。必有保釋之期。若我則生既困苦。死得惡名。殊可痛耳。婦詰之。始述姑死一切詳情。惟奸大為誰。則推不知。至詢何以甘心誣服。答以吾若伸辯。累姑反復受驗。勢必審究奸夫。使暴姑隱惡於世。吾寧死不為也。

令聞大駭曰。吾幾殺孝婦矣。乃復往其家踏勘。細察死者樓下。通後園圍牆低矮。顯有攀踏痕跡。牆外則為油行後圃。依牆堆缸甕等物。不禁恍然大悟。入房窮搜。在衣厨頂上。得一舊瓜皮小帽。油漬其上。而醬瓜之罐。醬菜之瓶。觸處皆是。乃持帽回衙。立傳鄰眾至。則油行主亦在前列。頭上已易新帽。察其人年可三十許。眼露紅筋。形甚狡獪。問以既得新帽。舊者何在。答以遺失。令遂袖出舊帽使戴。則頭寸若合符節。檢帽之裏。則有發記二字。蓋姚名金發。故行名發記。恐夥友掉錯。暗誌二字為記。旁觀之人。有深訝者。有鬩然而笑者。蓋姚本下流。藉商會力。公然充作紳士。地方人輕視久矣。

令訊以既與余氏素無戚誼。爾帽何得在彼房中。姚高抵賴。而神色固已有異。乃呼差役上刑。姚懼。始供認與死者通奸屬實。惟是晨以履為部見。慌促避回。余氏之死。亮為羞忿起見。吾實無干也。

初。姚金發喪偶獨居。以省費故。因循未娶。余氏時往油店買物。臂上金

條跳澄澄然。姚知其私蓄頗豐。曲意媚之。為日既久。竟達目的。年來營業擴充。皆余氏力也。令得其情。以余死。究因姚奸所致。乃罰出六百元。助學堂經費。阿坤誣控。懲辦如律。以是邵寃始白。聞者無不頌令之神明。而欽邵之節義。

### 碧桃案

周有才。海門富室也。娶妻多年。迄未生育。因納大家婢。名碧桃者。為側室。適有才時。年未破瓜。盈盈十五。雛髮覆額。而容光絕艷。見者輒驚其美。有才鍾愛尤甚。顧嫡室本大家裔。知書識字。碧桃得其薰育。亦落落大方。事嫡甚恭謹。絕無妬忌。爭夕諸醜態。而天真爛漫。尤足令人愛而忘憂。有才閨房之福。誠不淺哉。

有才納碧桃年餘。嫡忽懷娠。呱呱墮地。視之雄也。舉家大喜。名曰家聲。自此碧桃無所出。而愛家聲無異己子。提携冷煖。護惜惟謹。家聲漸長。尚共碧桃卧起。有才令家聲母碧桃。而呼嫡母為乾娘。慮不能長大故。

也。嗣有才夫婦相繼病亡。幼子弱妾。負負相依。幸碧桃撫子甚殷。而家聲亦極誠孝。天倫之樂甚篤。碧桃以主翁僅此一子。宜受完全教育。乃令從名師肄業。惟溺愛殊甚。常以心肝寶貝稱之。放學歸來。輒抱而親吻。或勾頸撫摩之。家聲又故作矯痴。就母懷索乳。是時家聲年已十餘。旁觀者。以家聲非碧桃出。不免為之齒冷也。

流光忽忽。家聲已屆成年。在碧桃守節撫孤。殊可起敬。蓋碧桃此時。僅三十許人。而所撫者。又非己出。不尤難能而可貴歟。

孰知萊衣歲月之中。黑幕層層。無端盡揭。使孤兒寡婦。匍匐公庭。人倫慘變。傳佈社會。一時不名譽議論。紛然並起矣。其事惟何。則碧桃大腹膨亨。已有孕故。他人皆以碧桃無外遇。今茲孽種。未免得自家聲。遂鳴此事於縣官。其出首控告之人。皆為有才之兄弟輩。而家聲之伯叔也。伯叔輩。初因有才無出。以為完全家產。唾手可得。及聞正室生子。大為怫然。失望之情。殆難言喻。思欲中傷。則碧桃深居簡出。家聲勤勉嚮學。苦無



間隙可乘。一旦得此機會，足以逐彼二人，重握巨產，安得不做一篇絕大文章乎？因即修稟入控，畧云：

控為人倫駭變。行同禽獸，叩請盡法懲辦，以勵末俗。而挽頹風事。竊身已故胞兄名有才，因妻不育，娶妾碧桃，入門經年，妻忽得子，名曰家聲。某年，身兄與嫂相繼病亡，家聲遂為碧桃撫養。身等以碧桃年輕，難以守節，即欲為之遣嫁。無如碧桃執意不從，試思碧桃為身兄側室，而家聲又非彼出，何節可守？何孤可撫？且彼輕浮成性，決非能甘守節之人。所以戀戀不捨者，實延身兄遺產。徐圖席捲，并吞耳。幸賴身等防守綦嚴，狂且狡童，無自而入。奸謀舉不能一逞，詎料碧桃輕薄桃花，甘隨流水，而家聲奸邪敗類，竟墮家聲。以彼年少，無知夙昔惑於狐媚，迨至情竇漸開，竟與碧桃同床苟合，並頭勾頸，人前不避嫌疑，坐卧興居，形影不離左右。今則碧桃大腹騰騰，証據已屬難逃。噴噴人言，清議不無可畏。以母子名義相處，儼同夫婦，天下駭心。

怵。目。之。事。孰。有。過。於。此。者。乎。今。年。春。身。兄。等。為。家。聲。執。極。計。有。數。家。  
女。家。門。地。品。貌。皆。屬。一。時。上。選。而。碧。桃。絕。不。探。詢。一。口。回。復。語。云。不。  
孝。有。三。無。後。為。大。碧。桃。淫。婦。忍。令。身。兄。一。脉。從。此。絕。耶。推。其。用。意。不。  
勝。奸。妬。之。念。不。欲。家。聲。之。授。室。彰。彰。明。矣。此。而。不。誅。則。禽。獸。世。界。人。  
道。淪。胥。而。身。兄。地。下。蒙。羞。身。等。亦。何。顏。處。世。為。此。迫。切。環。稟。仰。祈。  
大。公。祖。立。提。男。女。禽。獸。到。案。盡。法。嚴。誅。整。飭。綱。紀。蕩。滌。邪。穢。免。為。周。氏。  
門。閭。之。玷。頂。德。上。具。不。勝。迫。切。待。命。之。至。

奉批

原呈已悉。姑候嚴提到案訊究云云。

縣令既提兩造到案。及察碧桃母子。皆屬天真爛漫。一無矯飾情形。家  
聲雖入法堂。尚莫明所以。詢以母親何事來此。碧桃答以母親今日為。  
你受罪。家聲伏地。號哭求官。釋母孺慕之情。殊覺可嘆。而縣令多方試。  
驗。家聲似尚未知人道。懷疑莫釋。姑令押候復訊。翌日。即有當地紳士。

衿○黃○夜○入○署○為○碧○桃○緩○頰○謂○能○洗○刷○兒○子○罪○名○則○願○傾○家○產○之○半○為○縣○令○  
壽○雖○已○身○誅○戮○到○副○亦○俱○不○恤○倘○生○實○與○子○通○奸○則○家○中○財○產○勢○必○盡○  
歸○族○人○何○以○對○死○者○於○地○下○而○且○已○之○貞○潔○無○他○不○難○刎○頸○自○明○至○於○  
腹○內○之○孕○究○不○知○從○何○而○至○誠○百○思○不○得○其○故○令○領○之○

復○訊○數○堂○家○聲○語○氣○大○都○愚○闇○如○孩○致○旁○聽○人○為○之○閔○堂○其○無○奸○情○本○  
可○一○望○而○知○而○碧○桃○對○於○人○眾○尤○無○愧○怍○之○容○初○謂○大○腹○膨○膨○或○者○是○  
病○然○屢○飭○穩○婆○試○驗○僉○謂○懷○孕○屬○實○

時○令○有○戚○友○從○上○海○歸○里○者○便○道○訪○令○遂○留○於○署○帶○有○生○殖○器○及○婚○姻○  
衛○生○等○書○令○閱○未○終○篇○作○而○起○曰○得○之○矣○得○之○矣○即○傳○周○家○僕○婦○等○到○  
案○絮○問○碧○桃○母○子○平○日○居○處○情○形○始○知○二○人○不○但○同○床○卧○起○而○夜○溺○亦○  
同○一○器○不○免○男○子○精○虫○流○於○女○子○陰○器○之○內○感○而○成○孕○然○無○論○直○接○交○  
合○間○接○交○合○房○闈○鎖○事○誰○為○監○督○之○人○况○原○告○等○蠢○如○鹿○豕○生○殖○學○識○  
向○未○夢○見○即○欲○為○之○解○說○不○特○無○濟○於○事○而○得○賄○嫌○疑○且○百○口○難○辭○矣○

思至此仍覺怏怏不樂。

無何戚友辭歸自署後登舟令出門送之握別以後巡堤閒步立橋上登眺見染匠赤袒立河灘漂布布袴高捲僅蔽二便驟覩之儼然裸體人也令忽有覩乃呼與閒談佯問年齡籍貫以及店號姓名染工具以告其時曉色蒼茫染工低頭漂洗令又便服固不知為邑尊也是夜令密諭幹僕授碧桃計。

越日升堂傳原被復訊嚴責碧桃以誘子成奸之無恥逼令實供碧桃仍矢口不承令大怒顧左右上檟碧桃懼始泣承與染匠通奸謂去年夏季某日破曉在水閣納涼倦而酣睡因熱甚閣門未扃亦未隨有僕婦不料有染匠某漂布于河潛入行姦及醒則已被汙詢為某染坊分店之匠愧恨難言不虞即有孕也令詢染匠姓名即簽提訊鞫匠堅不承謂無憑據女則舉其籍貫店號以及來縣之久暫歷歷如數家珍染匠仍不服女曰老爺不信請察彼之左臀有一黑班大若拇指驗之果

確衆視無訛。語云：姦出婦人口。斯時匠有百口，亦難分辯矣。以是責匠數百板。陰贈以金，而遞回原籍。碧桃嗣亦斥釋完案。及將分娩，令着穩婆監視之。則孩生自頂至踵，柔若無骨，且無啼聲。不數時死。碧桃之寃由是而明。令之揣測亦屬不誤。碧桃經此大禍，知溺愛之非計。送家聲入校肄業。一面央媒聘婦為子完姻。自此家聲在校卒業，即飄然遊學外洋。今已得博士文憑矣。

### 玉馬出棺

浙省之有梅花碑，猶蘇州之有元妙觀，上海之有城隍廟也。說書談命巫醫葯師之徒，大都麇集是間。地上多小灘，玉器舊貨之屬，彌望皆是。然價廉而佳物實鮮。以古玩商人時蹤跡之，遇佳物輒攫去也。布政使署內有幕賓數輩，因公畢來遊是間。閒覓地灘，得漢玉小馬一，大僅及指頂，而白玉瑩澈，血色盎然。周身無斧鑿痕，亦奇物也。愛之甚，取挂身上。暇則摩弄之。幕故愛古玩者，識別磁玉，甚有家數也。

時值炎暑。有房吏汪某送稿入。恒注目幕腰間。所佩物。逡巡不即去。幕  
微覺。問何事。須闢白。吏云。玉馬甚佳。張師爺得自何許。幕笑謂是乃梅  
花碑地上物。數百文購之耳。隨解下令吏視。吏反覆展玩。意頗駭然。幕  
云。爾愛時將去可也。吏謝而退。

次日。吏復送稿入。幕從容問之曰。嚮贈馬已佩之乎。吏囁嚅似精神喪  
沮者。因云。昨將去細審。似為亡女棺中物。不知何能流落人間。頗訝  
之。不能不因得馬之故。深滋感感耳。

幕謂殉葬之物。斷無復現人間之理。諒爾思女情切。不覺覩物傷情耳。吏

則堅謂確係女物。且此為傳家之物。又為女生前恒佩者。父母割愛而

殉葬之。斷無誤也。吏又云。愛女名荷仙。聰慧而解音律。性冷詩標梅

年紀。詠絮才華。父兄輩。不無多奢望。冀生女為門楣光。不富室量珠

之聘。或俟顯宦金屋之藏。女既終身有託。已亦養去。不謂女因詩

稿流傳。虛名遂盛。有寒士高斐然者。從女唱酬。不厚寸許女愛才

願嫁其人梗於父母之命女忿甚遂飲芙蓉膏死焉幕聞言不禁慨然向索遺稿次日吏並照片以入蛾眉蟬鬢笑靨盈盈可憎才也惟察相與詩多不壽徵署中好事者多數日以來題詠成帙矣事聞於方伯擬改其遺稿而梓行之名曰慘綠吟聞其棺在城鄉瓦墳浮屠之幕發起醮資屬遷葬名區記事於碑碣上藉為湖山生色吏遂以此事請假去鄉數日歸署中則見面之下但搖首呼怪事蓋破壁出棺棺蓋活動其中無有僅僅鷄毛一大堆耳衆人聞之咸不信有此怪事而特派訪員歸來者謂此事確也

於是一般社會論調不一流俗之談謂女平生酷嗜鷄肉必是身後報應而文人墨客堅謂仙去以為是殆羽化登仙鷄毛之留遺不過遊戲之點綴品耳然而風流韵事頓成怪異奇聞蓮幕中人引經考古聚訟猶極紛紜蓋謂鷄有五德亦稱文禽女之生平多文藻茲仙去猶之文采尚在人間耳

時值九月之交。錢塘江中潮汛大至。上流有漂下女屍者。則吏女荷仙也。面目完好。衣飾時新。地甲報官之後。停屍水濱。徐待官吏相驗。至江干。距城可十里。縣官聞報。次日方得出城。驗得該屍。確係投江身死。惟是否為人謀害。不得而知。因屬家族領葬。將旋輿矣。見胥吏三四人。共讀一紙。詰屈甚苦。問何物。云得自江濱。去屍百步而遙。今視之。乃祭文一篇。泥沾殆滿。然芳艷悱惻。頗可動人。而女之生世。可得其四五焉。文曰。

維年月日。薄倖郎。懺紅主人。謹以澗水江花。清酒鮮果。致祭於薄命女兒荷仙之靈曰。

嗚呼。卿以情生。因以情死。死幾何時。忽焉復生。生幾何時。復以情死。生生死死。死死生。死生大矣。情實死之情。實生之。不死不生。無情有情。情不可竭。死當再生。再生何年。永永待卿。嗚呼。愛卿識卿之日。卿貌如花。卿身如玉。卿才如水。卿情如蜜。形神相感。文字相契。倡予



和汝深情固結。約為婚姻。誓不渝易。穀則同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指誓天日。嗚呼愛卿。情之所鍾。端在我輩。契合無間。蔑以加矣。卿父卿母。居爾奇貨。王孫公子。量珠待聘。寒微下士。艷福無分。卿我私願。寔成畫餅。噫嘻愛卿。卿為我愛。寧不自奮。鷄窗五夜。鵬程萬仞。豈少希望。挽回厄運。卿父卿母。貪慕勢利。辱身求榮。妄逆卿志。恃卿才貌。奄然媚世。似此婚姻。不如其已。以卿高尚。豈肯為此富貴中人。蠢蠢鹿豕。卿殊高蹈。志潔行芳。然而好事多磨。賒願勿償。竟至絕粒明志。毀面自傷。卿親不諒。絮聒難當。一杯鴆毒。背人引吭。潛毒內發。倒身上床。愁紅慘綠。殞玉消香。拋棺原野。冷露淒涼。僕也橐筆。鋤口四方。音問間阻。不知其詳。去秋九月。僕捷北場。擬央媒妁。來議姻事。詎有傳說。謂卿已死。僕誠悲痛。無意人世。方冀得聞。從卿下地。詎僕父兄。締姻許氏。草草姻緣。聊順親志。天心如此。人事如此。悲憤填膺。咄咄怪事。今春南下。來尋敝廬。擬展卿墓。哭訴哀苦。知己之淚。一灑丘墟。

茫茫天壤。僕僕道途。人謂江干。連檣軸。櫓。潯陽琵琶。中島明姬。同輩  
 慙。慙。選伎徵歌。無聊極思。為歡幾何。借酒澆愁。長歌當哭。江流夜靜。  
 管弦急促。千呼萬喚。可人如玉。琵琶半遮。細別面目。雪膚花貌。死生  
 骨肉。風流冤孽。電氣感觸。疑幻疑真。精神搖惑。死別生離。細訴衷曲。  
 方知盜棺。死生絕續。既慶更生。復悲淪落。江潮嗚咽。相悲痛哭。知僕  
 更娶。負心責僕。僕默無言。危坐齧齧。天愁地慘。黑雲如墨。水聲卜東。  
 浪花噴薄。起身驚呼。闔舟大索。娟娟美人。俄隨潮落。嗚呼愛卿。生生  
 死死。死生。生。撫躬自傷。僕實負卿。卿誠念僕。佇苦停辛。屈身降志。  
 離合鴛盟。言猶在耳。誓豈忘心。嗚呼噫嘻。卿父我父。妄主婚姻。一誤  
 再誤。忽死忽生。天長地久。此恨難平。靜言思之。能無悼卿。嗚呼僕誠  
 薄幸。何以為人。不難揮劍了此一身。、、、(以下缺文)

縣令展誦祭文。不覺涕泗滂沱。不能自止。然讀至了此一身之下。約有  
 半紙。為火所焚。想必是夕祭奠之時。江風甚大。而燒祭文者。自下至上。

一釋手。為風吹去耳。於是袖文回署。以詳上憲。上憲異之。欲求祭奠之人。雖名不可得。特從前吏女遺稿。令亦題詠之一人。以此推測。則主祭者之為高斐然。無復疑義。詢之地甲。是夕果有江干巨艦。停留多時。天明時。沿流而下。今已不知所之矣。

於是好事之徒。妄生揣測。謂高斐然。是夕哭祭之餘。亦悲從中來。葬身江魚腹中。誠欲跟究荷仙所託何船。皆云無此伎女。亦無投江自盡之人。明查暗訪。毫無頭緒。斐然者。浙江溫州人。先曾僑省。今則盡室徙燕京。尤與邦人士鮮交接。故無從得其下落。越數夕。距江干三十里許。得一屍。白襪裸身。面目盡已腐爛。官中咸信為斐然之屍。以為衣裳當被他人剝去。於是義夫烈婦。佳話流布人間矣。報館亦都登載此事。竟有人將此譜為傳奇者。其實丈夫背盟。何足云義。女子為偶。豈足云烈。文人好事。大抵如斯。不過二人以身殉情。誠有足深其悲憫者。是亦情天慘史也。

古書言  
忽有江干船主蘭芳者。令提其人。一鞠而承。荷仙投水之事。先是令往江干。送某統領。開差平土匪。統領所坐者。蘭芳船。令登蘭芳船。見壁間粘一詩。語都幽怨。其詞句書法。逼似荷仙。一時無語。但記船主名。待其差歸而拘之。遂一鞠而帖服也。

初。荷仙為盜棺者。提出棺中。適煙毒漸解。而蘇醒。盜棺者已剝其上衣。擬復剝其下衣。荷仙忽坐歎。盜見而駭逃。荷仙彷彿覺己身已死。今茲必為盜棺之人。恐復遭強暴。則大懼而呼救命。大凡忠臣志士。義夫烈婦。苟瞑目而死節。則亦已耳。如不遽死。或死而遇救。則畏死惜生之念。更有甚焉。古今來載籍之中。若此類之往事。其例為不少矣。荷仙方從死中得生。腦筋中別無他念。但求得一暫時安身之所。於願已足。甯復計及其他。其時已嚮深夜。荒野中都無人家。惟江邊泊一巨舟。尚有燈光人語。在此冷淡空氣之中。於是荷仙竭力向此奔呼。果有慈善之人。引之登舟。推食解衣。意良殷厚。一朵青蓮花。陷入汙泥地獄中。荷仙及

至覺察。追悔既已無及。屢思覓死而未果也。在舟中。惟時刻探聽高生下落。及觀浙江題名錄中。無高生名。不禁為之嗒然。意彼當已回籍溫州。頗欲湊旅費。假普陀進香為名。一往探之。不料竟於無意中相遇之也。嗚呼。荷仙前日之死。何其皎潔。今日之死。何其苦惱。是則荷仙前日之死。天殆以為未極酷烈。故既死而復生之。生之而辱之。辱之而復死之。不令彼光明磊落而死。而使之痛苦慘怛以死。大夫不以為妻。父母不以為女。盜誠惡作劇矣。

先是。女棺棄江濱。頗有殭屍現形之謠。女父惡之。以此磚封其周圍。其時盜棺出屍之竊賊。遍地皆是。蓋杭俗厚葬。女父亦因充房吏。有富名。女之外祖母極愛女。住新市鎮。女父命勿釘棺。預為親族察視地。步時久相忘。而不意盜棺者之即夕起意也。

後捕役在鄉間。獲偷兒甲乙二人。自承生平為惡種種。每乘夜深月黑。披鷄毛衣。白面血舌。扮為殭屍之形。以駭行人。適有空棺在地。晝則藏衣。

其中或值夜間鬼形伏棺內俟外鬼啾啾示意則棺中之鬼掀蓋疾出以此剝奪行旅所獲頗不資也及女父封棺鷄毛衣未及取出故有此異耳

高斐然自女死之後無意進取鬱鬱不自聊依叔署中以居後見傳奇中事頗似謂己則投函於編輯之人屬為更正乃知文人好弄筆墨所以傳信後世者實難也

槌擊 此案怪奇閱之增益學識非淺

胡子成泗上人也世業農至子成而最工心計父遺薄田數畝五年而小康十年而積產千金矣子成業既增棄舊屋勿屑居舊屋多怪異居者良不安故子成另構新屋於舊屋之旁鷄栖豕柵牛笠羊槽儼然富厚矣舊屋塵封可數年無有居者俄有里中寡媪韓陳氏者購而居之陳氏有一子名曰守信為鍛鐵傭年二十而未娶母甚勤苦年來儲蓄頗可觀并衣飾計之當值五百以外云將為子娶婦媒者踵至陳氏未有所

許可也。茲竟不謀於人。忽購胡屋。旁人論者。謂將預為兒子成家之計。端正作婆婆。享清福也。詎陳氏購屋後。絕不為兒子謀姻事。終日深居。里中之人。都罕覩其面。不半年。縊屋中死矣。官來相驗。都無他異。惟屋漏不修。蛛網在戶。室內舍卧起用物外。未嘗添置一桌一椅。有數箱篋。皆已空無所有。後圍尤頽廢。墻塌壁倒地。形高低不平。秋蟲爭鳴於石隙之內。誠一片荒涼景象矣。

初。陳氏購屋。子以屋大人少。不合起居。頗相諂讓。兼以是屋不吉。藉藉人口。子恨之而無如何也。及母死。是中意尤不能無憤。立召中人來。欲退屋還金。詎子成堅執不可。兩方爭論頗劇。察母身後。毫無餘蓄。且更負債。尤其大惑不解。思平日彼母何以空有富名。蓋母慮兒子揮霍。不以存款之數相聞也。至是復澈底根查。實無一文之留蓄。僅有渠渠夏屋。安所用之。及檢契查看。尤為驚駭。不置。蓋鄉間六七間平屋。斷無售重價。達六百金之譜。母之受愚。不問可知。子因恨及切骨。所以擾攘。

紛爭。愈欲達此退屋之目的也。因無法欲涉訟。而子成執意不理。請收原價十之八。亦不許。十之六。十之五。均不許。蓋是屋時值估價不滿二百金也。守信因屋不得售。則賃人為柴棧房。劃一椽以自居。並供母靈於其中。守信念母亡金。坐令娶媳之願。都成畫餅。平日忌者。輒見而訛笑之。以是守信頗忿怒於子成。至欲手刃之。以為快。當衆昌言。都無忌諱。子成心畏其人。時時避道而行。忽一日。夜色蒼茫。子成踣道上。路人撫之。已氣絕身冰矣。有走報守信者。守信以為誑也。漫曰。是我殺之心。頭之氣得少平矣。無何而官中人已鐵索綰守信去。官視子成之死。背受鋤擊。而守信唯唯否否。供多不合。問官多方誘說。欲得實供。而守信則謂人非我殺。但我懷刃相隨。欲得已久。彼既死。我願克償。謂為我殺亦無不可。即令抵罪。我亦甘心云云。問官因從無如此辦案之理。則姑繫守信。而另緝正凶。初子成遇害之所。在一小徑上。徑之左面為桑園。其右偏有一涼亭。涼亭踞大道上。兩旁有牆阻之。坐涼亭者不能望見。



小徑故榛荆縱橫徑甚荒僻耳。

自小徑西行得望見城郭負郭處有小村十餘人家在焉官勘驗既訖自思日已向暮子成決非入城可知不入城而往西行目的何在且狙擊之人並無所劫則非盜賊可知尤有一事堪以注意者傷勢在腰脅而不在背部與首其人必身量矮小可以想見而子成家族催縣官辦守信甚急促官怒曰而欲本官無証據妄殺人耶家人悚懼而退。

越數日有一搖串鈴之醫生負背藥箱來鄉間為人醫病取資極廉遇貧者即施藥送診頗為社會歡迎蓋藥到病除能名甚噪也醫廩涼亭旁小廟中數日以後忽移去後來之人不及就醫者咸婉惜之。

金寡婦者年三十以來蕩逸而多姿行動如翩鴻出話如鸚鵡相識少年如其手上戒指之多邑有余氏者亦雌孀也金氏數人代余婦挽兒子入縣署具控兒子忤逆生母叩請從重治罪官問何事忤逆謂語言頂撞又斃其心愛之犬兒子則言並無其事金寡婦在旁訴益力官謂

二婦是親族乎。姻眷乎。叩首言非。是金寡婦氣稍沮。忽又紛擾矣。

官因隔別訊二婦。首詢金寡婦。所斃犬白乎。黑乎。雌乎。雄乎。寡婦云。是

黃而雄者也。四眼而短足。其名謂之阿黃。復詢余氏。則所斃犬白質黑

章之母犬也。其名謂之花兒。於是堂下聞者。為之哄堂。官命余氏起身

立案。側問丈夫死幾年矣。丈夫在日習何業。死後何所恃而度日。瑣屑

問家常。家中屋幾椽。豬幾口。鷄幾隻。刺刺不少休。忽視及織足。問此鞋

子。是否是己所做。抑是現買。感稱其刺綉之工。婦以官有心輕薄也。尤

羞澀不可耐。而眼波含情。不禁白攝神魂矣。問官極贊織足。憐其久立

而賜之坐。令躡足視花樣。嗜曰。可惜可惜。若个綉花鞋。爛泥沾滿矣。既

視左足。復視右足。忽訝曰。足上綁帶。何一白一黑也。婦云。向因出外遺

失。官云不妨事。我可贈爾一枚。令從人入內取紙裹至。出一黑色綾帶。

花綉其上。二者若合符節。但不免爛泥沾染耳。官云。此乃本官地下拾

得者。煩爾認明。是否爾之故物。婦低首輕應曰。是此物耳。官詢何為遺

帶彼處婦云。探訪女伴。問何姓名。則十餘村家中。並無此人。復究問之。云訪卷尼。卷尼至。合掌念佛。云不識此婦。官大怒。問前買墮胎藥及砒霜者。非子而何。似此舉動。斷非安分之人。欲工大刑。尼懼而號。則謂種種罪孽。皆金寡婦一人為之。屬階。蓋金寡婦讀書識字。又畧解吟咏。生平喜閱聊齋。有機巧能濟惡。素與子成相往還。子成與陳媪居相鄰。而與舊居。尤僅隔籬壁。一夜子成在枕上。與談陳媪富。金寡婦笑謂何不奸之。而佔其所有。子成謂彼鷄皮鶴髮。如何能動人情。即欲設計。彼已衰老。斷然難墜紅粉。劫殆魯言耳。寡婦云。吾別有計。令彼工當。但爾倘有得。須以金鐲酬我之功。子成許諾。問金寡婦計安出。金寡婦屬潛購小鷄數十翼。乘半夜陳媪紡績時。驅至籬旁。使之鳴聲相聞。既現形。速藏匿。又放電光。一瞥中。紅袍白鬚人。擎元寶。循墻脚下地中。而沒。陳氏每夜窺探。見而大駭。以為是必藏神現形。發財之機會。萬萬不可錯過。心中怦怦亂動。私挽人向陳氏商購屋。子成告金寡婦。寡婦曰。何如已。

入穀矣。為今計。勿輕售屋。必罄所有而後售之。陳氏購益急。而子成則謂已有洋人出五百金來建教堂。必欲得者。六百金。缺一不可矣。陳媼懼稍縱即逝也。即忍痛罄所有以購屋。即在中。大掘藏鏹。至於半年之久。及既毫無所得。以為命不應得。則喪慎而自縊於中。冀為鬼有靈。得獲藏以告兒子。此陳氏臨終之時。為其所親言者。後為子成所知。子成復言於金寡婦也。

子成既得意外財。與金寡婦交相慶。金寡婦自詡功高。以女諸葛亮自誦。而子成故用反激之計。謂此乃子之倖中耳。有前村新孀余氏者。貌美而金多。子能為我致之。我方佩爾。大凡婦女之性情。無不愛人之譽己者。雖失身毀財。皆非所計。金寡婦天姿尤高。視天下都無難事。況在區區雌孀。誘令失節。有何不可。於是設下陷穽。安排牢籠。不半月。而余氏為子成外妻矣。子成既得人。又攘財。其樂可以想見矣。

余氏有子三寶者。性甚激昂。甚不以母之淫奔為然。對於母氏。嘖有煩。

言有時且慟哭於亡父之靈幃。余氏懼。願改過為好人。自絕子成。詎子成不甘。因金氏以誘余氏。遊於荒菴。旦夕苟合焉。余氏子三寶。知母氏淫蕩。不可以口舌挽回也。則伏於二人往來之要路。出不意。驟起踏子成。而擲鋤於守信門前。將嫁禍以全母也。余氏伏菴中。久待子成不至。慮日暮。蹌狼奔回。天陰泥滑。至失緞帶。不知而不料。問官以是破案也。初。村中走六醫士。亦幕友之化粧。固疑十餘家村人。必與是案有關。因藉醫術而探隱事。而菴中妙尼。受余氏之屬。而購墮胎藥。求之不得。余氏懼子凶惡。難以為人。則由金氏設謀。屬妙尼向醫士購信石。將以毒死三寶。醫士問欲毒死何人。如不實告。決不賣藥。及至實告。亦不予藥。而醫士忽焉已杳。二婦懼事或洩。益更難以為人。並且子成在日。深與金寡婦相得。儼同夫婦。後余氏知為兒子所殺。言於金寡婦。金氏以奪其所愛。尤不無憤恨之情。所以毒死不遂。復慙。慙余氏。牽子詣縣。控以忤逆之罪。而為先發制人之計也。

計是案之所以構成。先後有三寡婦。有因圖財者。有因貪色者。有因財色交慕者。罪魁禍首。當論子成。其次金氏。至於妙尼余氏。皆其被動之人。問官因子成已死。可置勿論。三實未及成。丁未減其罪。其餘論罪有差。而以金氏積蓄。償之守信。曰。聊以抵爾損失也。守信居處其中。數年後。營業甚盛。忽母氏托夢。謂庭前某樹下。確有藏鏹。乃子成之母所掩者。臨死。未及屬付。不意竟歸吾子也。

問官於是案斷結之夕。心中大為快慰。闔邑咸頌其神明。以為如此糾葛之案。而能治絲勿紊。非才大心細。何以能此。晚夢老媪來謝。贈以牟尼一串。入手化為火光。詰旦夢醒。紳士有送萬民袍者。視單中列名一百零八人也。

計是案之所以構成。先後有三寡婦。有因圖財者。有因貪色者。有因財色交慕者。罪魁禍首。當論子成。其次金氏。至於妙尼余氏。皆其被動之人。問官因子成已死。可置勿論。三實未及成。丁未減其罪。其餘論罪有差。而以金氏積蓄。償之守信。曰。聊以抵爾損失也。守信居處其中。數年後。營業甚盛。忽母氏托夢。謂庭前某樹下。確有藏鏹。乃子成之母所掩者。臨死。未及屬付。不意竟歸吾子也。

問官於是案斷結之夕。心中大為快慰。闔邑咸頌其神明。以為如此糾葛之案。而能治絲勿紊。非才大心細。何以能此。晚夢老媪來謝。贈以牟尼一串。入手化為火光。詰旦夢醒。紳士有送萬民袍者。視單中列名一百零八人也。

